日知堂文集卷五

棘津鄭端司直甫

與四弟書

七弟娶親李弘宇已看過七月十六日最吉但鼓吹不宜入中堂耳餘俱無妨雖係俗忌然鼓吹到門拜堂時省却不用亦自無碍止得隨俗遵行也新舉四姪可名爲知先大凡子弟乘祖宗之遺業如不知先世之艱難則驕奢淫泆不期而自至知先卽尊祖之意也及其成立應物處事在家在國俱有必不容辭之責倘事後多悔物至無覺是亦庸才之碌碌者

矣知先又希賢之意也名美而義該能守吾言而充之則外之爲哲人以保身濟世內之爲肖孫以克家

耀

祖俱於此子有厚望矣

與安藩屬員書

目下鈌放兵米必須早運本色始克有濟

年翁可速將所欠米石星夜飛輓到司倉乃見舟誼愼勿拘從前陋規以折色充數總之生止知爲軍爲民並無一毫自私自利

年翁亦當共諒此衷同心共事完欠遲早多寡分數即可以定官評

計典伊邇必不食言勉之勉之上下之間相期有成文移難盡謹以書告餘縷另布不宣

與王總督書

前

盛使回帶有小啟壹通想達

憲覽矣小价到金陵接讀

手諭更感關切但此中精微終是筆札難盡幸遇

貴宗公垂先生赴浙之便凡所欲言無不傾倒諒一

見自能備悉巔末此公學問識見意氣肝胆在吾輩

中可謂有數人物又素爲

宗譜白眉何庸再陳然養而無害遂成遠大此種交

情豈在世情之內在

高明自有妙用非區區筆舌所能盡也藩庫一節乃格
天動
帝關頭倘一毫夾雜爲
聖人看破所關於消長者不小此間又當先
君父而後朋友總之措詞用心到精白處兩下都無遺憾
不然回護牽纏彼此通不爽快古來聖賢豪傑亦別
無周旋之法不過衡於輕重之間銖兩分毫適得其
平則千秋萬世亦可共諒而況近在眉睫之下者乎
愚見如此不識有當於
憲裁否也餘纏總托

公垂先生口述不敢多贅
公諱隲字人岳山東福山人順治乙未進士與先大
人同任戶曹以道義相砥礪猶憶康熙戊午先大人
因前任工部監督兩窰事自陝西神木道撤回復任
監督公時猶在戶部每過寓即坐語移晷 寵 年十三
歲侍側傾聽至今歷歷不忘也先大人任浙江寧台
道公任四川松茂道先大人任陝西涼莊道公任直
隸口北道內陞京堂先大人賚表入
都復晤公於天寧僧舍公時任通政參議奉
旨諭九卿會推湖南臬司公同侍御安陽許公諱三禮首

推先大人先大人自楚臬安藩晉秩中丞公以浙閩
總制入爲大司農先大人壬申捐館公亦以癸酉致
仕歸田備述交情以告後人俾知先輩以人事君相
交以道之誼如此戊戌十二月二十一日男知寵等
敬識

與甯侍御書

李親翁到江寧接
老年兄手教字字出之肺腑眞氣直腸當今無雙然宦
情太熱古所云能富貴而不能貧賤者終非第一流
人物也聖賢固不敢望豪傑亦須待時豈不顧前後
一味孟浪卽可以任天下事者
年兄有豪傑之姿而不能忍性耐時往往輕於一擲而
不思萬全將來流弊有不可底止者余不直言誰得
而言之出處大事也先有定見然後可出而問世乃
朝秦暮楚僥倖一時臨渴撅井徒勞人力是以終無

成功豈惟無成功將來有後禍蓋小人得以借口君子望而却步吾之心跡不明人之物議蜂起所關非淺鮮也即以弟事觀之當道未嘗不通往來不過以忠愛相期許而不急急於富貴幸遇

聖駕南巡八旗之人同聲相應將軍督撫交口贊勸逐熱之徒方媒事左右朝夕不離余則淡焉處之却避退縮愧不敢當而人情所向物望所歸

聖天子停驂溫諭

宸翰褒美反在此而不在彼彼巧於進取者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

老年兄以此看來天下事可以人力爲之乎不可以人力爲之乎至於請留解部銀兩以應楚變採買兵米以舒民力在未事之先無人不爲慮禍而小小微勞

上達

聖聰反因此而得福誠至格

天豈不信然至於料理夫船豫調能吏逐段責成件件就緒以衆人之心思爲自已之心思以衆人之材力爲自已之材力指揮立辦不動聲色滿漢諸公所以說藩司性似迂緩而其實敏捷

皇上因而有此人平日性情何如才調何如存心行事果

是如何之問制臺一一數奏竟有國士無雙之譽此
種遇合豈營謀鑽刺者所能得於萬一者乎
老年兄千萬守正待時以人事君者出斷不肯相捨不
然躁妄之徒羣起非笑即有心爲朋友恐不敢欺
君父所關於進退良非細事區區之言幸少留意
御筆一紙呈
覽亦可以占
天心矣小兒病已全愈札末附
聞以慰懸切　青老太夫人祭章容俟卜葬日舉行
此老留心人物克當
天心行宮召對每至夜分魚水之合不讓古人而數奇不
偶讀禮閒居亦似有待者然可見遇合有命不可以
人力強也弟不日疏請
陛見或便道與
年兄相晤亦未可知幸忍之耐之餘不多及
二年兄各年姪想俱安好一一致聲再聲色一件雖
豪傑不免而損智耗神殊爲害事古人所以有養心
寡欲之說此言似迂却爲
高明對病之藥幸留意防閑勿忽
公諱爾講字元著廣平府永年人順治丁酉己亥先

大人鄉會同年也同選庶吉士散館時公授御史先
大人授工部主事甲寅公因建言下司寇先大人周
旋調護者月餘幸蒙
聖恩免罪削籍丙寅先大人赴任關中道經里第公方丁
太夫人憂先大人相對哭失聲不獨弔公兼悲先祖
母牛太夫人也戊辰公攬勝東南相晤金陵藩署先
大人於壬申卒於吳門丹旐北歸公親臨喪次癸酉
安厝先塋公又冒風雪前來致奠丙子十月寵前往
晉謁晤公於宜園精舍睹公貌悴神減爲之躊躇丁
丑之春公特荷
恩綸復補原官抵任未幾復因建言
嚴旨詰責而公已啟手足於京邸矣公性豪邁議論卓犖
先大人諄諄以守正爲公告者知公之深也嗚乎公
與先大人俱往矣撿點遺牘付之剞劂詳志顛末以
示後人戊戌十二月二十一日男知寵等敬識

復崔鹽道書

賈令爲

老年臺至戚亦弟之鄉親也況承

台諭諄切敢不遵

命但錢糧近奉部議嚴切撫憲親臨盤查此後絲毫不

敢假借非弟之過於硜執實不敢度外行事也再閱

印文眞如家常說帖恐不便存卷一併璧　上統容

荆請不盡

又復書

再辱

台諭本當如
命庫藏乃公家之物絲毫不敢擅動固弟之硜執如是
即
老年翁亦未嘗肯度外行事也不然借鹽庫猶之乎借
藩庫不取於彼而取於此一犯那借後來者即爲口
實自愛愛人
老年臺何忍出此來文一併璧回轉致令親纏繞無益
徒勞往返耳當容面剏此不多贅

示諭江南安慶府懷寧縣生員等
承乏安藩自愧職掌未盡今蒙
恩量移爾士民共存厚道不加責備足矣捐銀刊位不免
損費是前日既不能造福今日又爲余增過也況天
氣炎熱正多士閉戶靜養之時奔走省會余實不忍
見聞薄德之人一言奉告請速回講習詩書使愚民
相觀而化以成禮義之鄉他日進身各以名教自任
則受賜多矣祿位之設又奚爲乎言盡於此幸敬聽
之

與董總漕書

丁卯之春得瞻

憲顏此後天時人事遞有變遷

老大人先生復由外入內然

天意雖定而人事消長互相勝負

使相又臨長淮矣幸而以人事

君百年之計早定於中是以　人老獨蒙

聖眷晉秩司農此立

朝第一義也至於河漕爲

國家命脉故

特命　重臣綜理是卽舟楫鹽梅之先聲也在鄙見以爲
主知易結人情難調豪傑如辰星庸奴可斗量平等視一
切度外待非常則胷中常無事舉世皆坦途不特賢
智歸心卽愚不肖亦可以相忘
老大人先生素有知己之言故於托　庇量移之際不
敢以世俗誦祝之詞進而直陳胷臆以附芻蕘之義
不日　人老到淮上出而視之言雖未合意實相關
亦可以恕其狂瞽矣前榮任之初卽備具小啟而
憲規森嚴原文帶回此後再不敢唐突適遇　單年翁
差役之便敬勒小稟遣价同去以代
面辭並求
照諒可勝銘感

與周給事書

自昔經過里門得晤

大教不覺載歷寒暑企念之懷與日俱積兒女關心

又不必言矣弟半生株守幸遇

翠華南臨錄其寸長量移是沙一心報

國不敢存私老病浸尋鬚髮班白任愈重而身愈苦不

知將來竟作何狀每思

老年兄直聲素著台垣

聖主求賢若渴行將正色立朝豈得久卧東山名臣事業

知必早裕懷抱然居諸不宜虛度經史意味深長成

已成物吾輩當就中補足少年工課庶乎出有爲出
處有爲處古人可作或不至相背而馳也乘某旋里
數行肅候餘容另价專啟此不多贅

與傅總督書

過蒙培植得藉玉成每念知已感入刻骨自拜辭江
干星夜舟行至菊月朔三日履任受事丈量一節大
費區處逐日講究以求至當務期合乎人情宜於土
俗方不負
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意亦無負
老先生大人薦拔之恩但才識淺短恐有見不到處南
北往來之人局外觀看必得眞情倘有聞見更望遥
爲指示以便遵循若夫開河一事雖不能不用人力
而倡率鼓舞勿使偏枯可以勞而不怨至於月課一

節不過實心考校可無過慮矣總之三者既奉
旨實力舉行即焦心勞思亦所不辭但從前屬吏大半更
換而地方崎嶇不易調取非若江南人材集聚順流
可達未免費手耳因關切至極故詳陳始末以慰懸
切適遇某之便附函奉候某爲人樸誠不欺操守清
介前與共事深知其賢
老先生一見自知更望破格優容彼必盡心報効方信
愚言之不謬也

與佟藩司書

前小价自金陵回備悉
動定稍慰懸切又於郵筒接
大詳爲脚費一節乃原准隨正支銷之欵一向皆通
融支給部中添秤使費與夫一切起解盤纏皆取資
於此金啓瑞劉銘鐘二員所解雖係雜項亦有裁扣
可以登答覆部今行二員追還二員具禀哀懇作何
完結弟念二員寒苦豈能支持想
老年臺自照例登答覆部倘勢必追取即祈一面覆部
一面寄弟一信即當設法代完必不肯累及解官亦

不肯遲懸庫項也弟前在衙門諸凡公用皆以身任
絲毫不曾派取屬員前後共賠六千餘金此人人所
知又豈因此小故而令二員含怨於不平哉
老年臺知我爲我已非一日故披露如此即
江撫軍已曾寄字通候極蒙垂念或不致有參差也

與安藩屬員書

前承乏安藩時因康熙二十八年地丁各項錢糧奉
旨蠲免江寧駐防滿漢旗營應支本色米石蠲缺甚多將
來勢必動支庫銀照部定價值每石七錢五分折給
兵丁自行採買江寧省城田少人稠米石皆由客販
一旦忽增數十萬兵糧皆計日授食之需入市爭買
必致騰貴七錢五分之價既不敢輕議加增客商又
不肯將米賤賣是坐困之勢也愚早慮及此是以備
悉詳明總督批允具
題一面遴官動支庫銀前往產米之地照時價採買後

奉部覆內開江寧蠲缺米石臣部已於酌撥兵餉事
案內撥江蘇二十七年各案存庫銀一十萬兩支給
等因在案今該督既稱二十八年蠲缺之米既行折
給銀兩兵丁不便越境遠出止在省城內外採買一
時爭買必致價貴等語應如所請速委賢能官員於
產米之地採買仍將價值數目報銷等因題覆奉
旨欽遵咨行在案遂將司庫現存銀動用委員乘時購買
除按月支放兵餉無悞外較從前部定七錢五分折
給之價尚節省一萬餘兩已經
題報在案及至陞任之時又將動用銀欵開造交代冊

內送院具
題已奉部議內開一放康熙二十七年江寧省城滿漢
官兵俸餉并進剿湖廣官兵俸餉支給採買二十八
年蠲缺兵米等項共銀四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兩
八錢九分零米一萬五百九石一斗零與欽奉
上諭事各案內查對有此銀米數目應聽各案查核歸結
是所動銀兩採買米石已奉部議允各案歸結在案
今忽奉部文查採買省城兵米協撥江蘇銀十萬兩
尚有餘剩何得又將前項銀動用將擅動官員
題參可也等語查得預行採買詳明總督具

題奉部覆奉

旨速委員乘時採買交代冊內又行報明蒙部查對有此
銀米數目聽各案歸結並非擅動爲何
題叅且部撥江蘇協餉十萬兩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始解到五萬兩下剩五萬兩陞任後始行解到並未
查收兵餉乃計日授食之需採買又先時早辦之事
若候至四月初協餉解到始行採買始行支給不知
正月至三月如許兵糧顆粒無支兵丁能枵腹坐待
乎至於採買失時延至盛夏米粟騰貴又不必言矣
以節財省費調劑軍民之舉又事事詳明節奉部覆

奉
旨遵行之案而忽以擅動二字坐之恐不能鉗其口而服
其心也今據實達之安院將前後情節詳細覆部所
望
高賢主持公道查明前後題報卷案確核任事節財一
片爲國爲民苦心而勿施意外非理之罰將來任事
之人亦不至灰心矣

與甯侍御書

前家僕自北來接　盛使讀
老年兄手教隨令留舍小价專函賀
候想達
台覽矣茲於五月初六日又接　盛使讀
手教備悉動定兼知　眷口日增薪水日繁大費
清神弟與
老年兄交比管鮑共期古處有無相通自不必言但時
當此地正滿漢報復之日而弟以中立不倚之身處
萬耳萬目之間惟有不染一塵庶可救正一二前在

楚南二三舊交通融那借業將告匱前債未完後費
不繼將來不知竟作何狀新屬諸公實是毫不假借
故得周旋强大之間不至十分狼狽一切都門應酬
往來過客早已謝絕即地方士紳並不肯覩其面故
得從中維持以存餼羊不然流弊所激何所不至然
此段苦心止可自信而諸公相諒與否總不暇計矣
謹分囊金百二聊爲　從者一餐之費非吝也力不
從心亦
知己之所鑒原也再
老年兄出處一節凡可以留心者無不早爲地步固不
止　青翁先生而　青翁先生之關切又不必再囑
矣但愚見止願水到渠成不肯起爐作竈乃得用舍
行藏之正而
年兄躁心未化又蒙干祿之想殊爲
大賢不取　振翁固爲吾道干城然看其舉動終是汎
濫無所收拾且既以身許
國而子弟左右之間不能檢點恐小人乘隙搆釁自身
且不能保而又能兼顧他人乎總之以正合則堅於
金石以利交則終如摶沙能富貴而不能貧賤乃古
人之所短況乎富貴不得行志不如貧賤徜徉自得

老年兄又何必急急於此而自取悔恨乎成事不說亦
惟靜以待之耳　使回奉
復餘縷不盡

壬申三月家諭
不知爾等何日到家爾　母親兄弟姊妹並小孫小
外孫想一路俱平安也我已上疏告病不知
聖意如何總是老病侵尋實是不能理繁治劇誠恐上負
天恩下悞蒼赤耳一請不已必至於再再請不已必至於
三庶乎
天心可回而臣節可保必不忍令爾等爲花面撫院子孫
以貽羞
先人也今遣王鳳鳴王厨王國志葛從義將前病故人
五棺一同押送回籍馮可行衣物銀兩一並帶去可

喚他父親來當面給他再賞麥五斗以酬生前之勞
其餘酌量地方葬埋可也王業建高文李嵩年鮑坤
王鳳鳴可酌量給他盤費令其速來再覓一好厨子
同來船上帶去書可逐箱取出即在大廳上驗看出
去潮氣再收入書櫃畫箱亦取出驗看勿得令日久
壓壞
御筆亦驗看封好收藏　牛老爺家孫子亦用心照管勿
令失所餘寫不盡者你酌量而行總之閉門讀書不
可輕見一人不可閒管一事至囑至囑　左先生飲
食要潔美及時日日講習不可招惹閒人來往徒損
無益切記切記你前日途中數次家報俱到一路清
嚴不見地方官極是附知你補考文我自留心不要
掛念三月十七日午刻寄
先大人告病疏上未蒙
俞允至五月初四日遂以疾卒於撫署所云至再至三歸
田之志竟未得遂嗚呼痛哉
天心可回臣節可保必不爲花面撫院云云　大人之素
志閉門讀書日日講習云云即　大人之遺囑也敢
不恪遵先訓奉行勿墜哉世世子孫其敬守之男知
寵等敬識

日知堂文集卷六

棘津鄭端司直甫

明進士文林郎戶科都給事中加三級熊公行狀

先生諱維典字約生號方石江西建昌縣平樂里人元至正間始祖彥鼎自安義遷居遂家焉彥鼎生孟誠孟誠爲洪武時歲貢入國學六世而生肖池公肖池公先生父也以子貴封如其官先生爲肖池公季子愛之甚與長子力穡供讀先生孝友性成常携卷服勞偶耕壠上不輟也時兵垣熊青嶼與弟石焰視先生爲族子見而奇之授制舉業學日進爲童子試歷受知於李忠毅羅心華年二十三

補弟子員學使者張無始以第一名給廩餼焉又六年歲
丁卯舉於鄉主試倪鴻寶薛韓城分考王應斗俱幸得人
辛未會試中第十七名爲本房貢修齡首卷主司周宜興
何桐城亦器重之成進士釋褐授績溪令績溪故孔道疲
於供役歲比不登民饑且爲盜先生至則緩征和糴人安
室家行李無虞又善治獄多所平反每躬詣囹圄飲食衣
服門壁器具無不省視蹙然曰無罪人豈可令一刻居此
逾三年調繁改無錫民號泣請留得不去日久民益親政
刑清簡因得以餘力繙閱經史故丙子分考南闈所取皆
一時知名士時先生離家久肖池公念先生不置先生欲
歸養績邑士民悲戀不忍見先生去先生亦不忍捨士民
去然終以肖池公故遂請代入計便道定省而績邑如孺
子之失慈母矣丁丑計上舉卓異第一戊寅召見問强兵
足饟計對稱旨擢補戶科給事中即抗疏言枚卜重大不
當濫及匪人已而邊警告急命協守宣武門言京城外軍
紀不肅根本重地蹂躪可憂又言京師方戒嚴而內臣敢
夜啓城門擅出入非法當治已卯冊封襄藩時流寇張獻
忠在穀城同官多規避不前先生獨曰君命也不可以逃
仗節遂行致命而還過山左時大饑人相食高唐莊平尤
甚爲備陳疾苦得蠲賦有差遂命駐德究督餉辛巳差巡

視太倉庫收受衡平解期無愆咸稱快焉旋奉名對極言
時弊大槩謂按臣不與撫鎮同罪則察核明而無殺良冒
功尾賊壑鄰零級報捷之弊撤回禁旅則可以壯根本專
責督撫而後行間不敢有推委卸責之事皆時務也是年
轉刑科右旋升禮科左遇會推磨勘獨舉潔已率屬之撫
臣力保取士必得之學臣而林一柱侯峒曾賴先生言一
用爲虔撫一得署上考後一柱守封疆峒曾狥社稷蓋蚤
識之矣於是先生自入計定省後歷諫垣勞王事不遑將
父肖池公年愈老愈思先生不置先生遂決計請告當宁
執不可疏再入始得請亟束裝歸甫次雄關而肖池公訃

音至先生呼天搶地幾無生理奔至莒州遇賊刦見圖書
數卷行篋蕭然怒視曰突遇顯宦欲療吾饑不料仍是窮
酸子枉費一番經營語傳都門遂成佳話回籍讀禮值癸
未之亂奉新靖安安義盜起至萬人先生與青嶼公謀諸
地方官用計撫諭盜黨解散不致蔓衍時豫帥左良玉奉
命援袁州移駐九江所至屠掠先生奉母氏避績溪甲申
歸葬肖池公於白槎原仍還績溪三月流寇陷京師警報
至先生哀痛悲憤每思枕戈待旦身死國難見明季宗室
在列藩者雖託名號實不足與有爲縱欲敗度賄賂公行
遂抗言曰輦金入國取官如寄不有倖門誰思躍冶又曰

女子守身以待求不幸見棄摟人於五都之市而鬬其提國人賤之遂望望然去若將浼者自是掛冠歸養而明事亦不可爲矣乙酉四月抵里適左賊屠潯避家壽安日與樵夫牧豎悲歌於山巔水涯倚杖茫然臨風灑泣鬚髮盡白兩耳失聰年未五十望之若八九十許人葢事與願違計無復之身雖生而心已死矣是年十月金聲桓遣將拉先生赴省城意叵測入與太夫人訣且拜且泣自分必死葢不忍老母之失養也過西津一躍入河浮里許挽出得不死抵省城藩司耿青藜一見優禮故聲桓不能逞志於先生丙戌二月還里丁亥遭奇荒啜糜度日又得不死戊子聲桓反盜竊名字處處擄掠已而羅織四起多不自保先生奉太夫人於西苑匍伏溪谷間憂患備至又不死已丑結廬西苑著吉人志士一則謂晉辛謐有言賢人君子不嬰於厥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又作達士解言士處生死去就之間無所累於神明者爲不攖心於涉險非但等觀於物化也三復斯言先生於死生之來靜俟順受固無容心於其間矣　大清定鼎削平諸盜人文興起故紳遺老俱列薦剡先生以誠懇當事請爲盛世老農當事者亦不相强以成素志方邑令捧檄造門時覓先生不可得屏騶從往求於田間見其荷鋤跣足服

勞作苦咨嗟太息不圖南陽冀野再見於今日是歲辛卯十一月丁太夫人憂哀毀骨立幾濵於死甲午臬司李卉圃雅慕先生請於蔡撫軍魁吾延主白鹿洞師席葺廊廡設皐比先生辭不獲已乃扁舟抵白鹿上匡廬未嘗一到書院兩公愈折節求見夜登廬之九奇峯竚立以俟先生乃具書達意請禮報命然後練服深衣相見一時競傳爲盛事旋一棹返里杜門不出丁酉與友人宋白石訂家祠祭禮辛丑與白石講學識仁堂丁未白石卒先生哭之痛序次遺文爲作傳其篤於友誼又如此已酉第三子遠寄舉於鄉余時爲正考見其彬彬秩秩步趨間皆有尺度愈敬念先生急於一見爲快乃先生杜門謝客應酬久絕余又廹於程限不及造廬請教至今追慕蔡李遺風折節盛舉匡廬九奇竟成夢想爲深可悔也先生生平無他嗜好惟以尚友爲事聖經賢傳多所訂正時莊小品亦偶落筆最後嗜吳文正公文集把翫不忍釋手又歷求先世丘壠自始祖以下咸誌其處伏臘拜掃作壠紀示後人教子弟以積學力穡爲根本砥切宗盟則謂不患不肖之違教而患賢者之犯義君子反躬耻過恒欲自撻考德修業如奉嚴師非但恐人反唇成相夷之惡抑與人同善豈可恕內疚而忘反省此皆躬行實踐不爲空言名其堂曰敬戒葢

取左傳公子黑肱生在敬戒之意顏所居曰橡庚葢拾橡采芝期於曶然不滓自號曰鶩無他葢庶人贄鶩鶩無他心者也撿括平生著述爲橡庚集而序其大意以爲吾學荒謬不喜著書至不得已而有作亦俱質言無華然筆墨所存足見本趣後世欲知吾爲人者一披閱而性情即在皆實錄也晚年雖屢遭憂悲氣塞耳聾然目能久視燈下小楷筆墨愈工有爲先生寫眞者章甫藻麗望而揮之曰彼憔悴枯槁行吟澤畔者顧應爾乎嗚呼先生文醇道備大節炳如家國事畢快然無憾矣歲在丁巳除夕家筵笑謂孺人曰吾明朝便數八十解組歸來歷經多難以至今日從此瞑目夫復何恨戊午年朔二日微恙十三日競爽如常十四日復恙諭家人曰吾可以行矣但再需一兩月較正著述庶不誣人又可爲諸孫指示學問根本然不能待也考妣碑未立立之餘無所及至十九夜月白風清起步庭除復諭曰有某書從某來當璧去某請誌銘曾許之今可口授也又曰後事宜肅孺人監內室次男處前堂三男侍寢次不得雜沓壞吾成規闔戶就寢明日遂浩然長逝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七月二十八日巳時沒於

大清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二十日丑時元配羅氏前封孺人生子五長虞牧生員先先生一歲沒次苑新生

員次遠寄已酉科舉人次履思生員先先生七歲沒俱羅
孺人出次菽辨繼先生五月而沒庶孺人湯氏出女一適
本邑生員何大鵬孫十二人淑才淑可牧出淑及淑友淑
叔新出淑秀淑眉淑藻寄出淑孜淑耒淑耘思出淑疇辨
出曾孫六人俱幼卜吉於本邑東南朗湖之温家山壬戌
之歲先生之子遠寄上公車見余蕭寺隨至章安公廨出
先生文集並行實請爲作狀景行之私不能自已欣然命
筆詮次成文而爲言曰當明事敗壞之後先生何日不辨
一死身經多難又何事不足以死先生乃義不求生而屢
得不死非遇　盛朝寛大彼文山於元祖欲爲黃冠備
顧問尚不可必先生顧以勝國名臣而求爲昭代逸民也
得乎異日者補修國史因吾言而考其行事想見其爲人
是亦論世之一徵也

先妣牛太宜人墓誌銘

吾母姓牛氏世系清淵外祖牛太翁諱可成外祖母閻氏幼而女範克謹仁孝性成年十六歸事先嚴外祖卽捐館舅氏孤幼時清淵值兵祲故家凋零十室九空外祖母無計存活遂迎養寒舍生事死葬盡禮盡哀舅氏亦得再造室家固先嚴助成之力倘非吾母仁孝篤念手足又焉能致此耶以成全外家之故每飯不忘誓禱神前曰無以報德但願天早福善良使鄭門子孫蕃衍葢彼時不孝尚未舉先嚴每以子嗣爲憂如持危扶顚憫凶濟急諸陰德事嚴君力行於外慈親默相於內積有歲年首育不孝遂長

齋不肉食跪拜神前虔敬有加語人曰吾非佞佛恐兒子福薄預爲之地耳及不孝入小學先嚴每引至膝前指畫口授母氏復誡之曰爾親老矣孺子勉之早自樹立勿貽大人憂至成進士選庶常皆諄諄教誡不置口迎養京邸未周歲聞先嚴病即歸里不孝歷水部轉民部久在郎署鈌定省者八九載未嘗不疚心淚零乃接家教則曰兒其勉盡職事無忝所生千里猶在目前不必作兒女態也然不孝以晨昏疎曠不敢即安求假回籍當事者格於成議不獲允遂有黔南學使之　命閱數月尋丁先嚴憂歸來煢煢無依魂魄若失母子相顧失聲不能仰視既而諭勉曰命也數也孺子以禮自節用勤大事庶報先人於萬一耳逮喪葬已畢窺母意倍增悽惻如有隱憂不孝長跪以請則言與淚下曰汝能葬汝父而外祖與祖母未曾合葬汝父曾完我骨肉而先我以逝感念疇昔不能不悲耳不孝泣拜即遵慈命遂卜吉自清淵遷外祖柩與外祖母合葬於本邑大營鎮之東具服成禮哀感路人其追慕之誠愈久愈篤每如此洎不孝服闋未幾又有從軍之命親爲製裝立遣就道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孝即仗策前驅不敢回顧返蜀歸秦載歷寒暑承乏五原遣价報命又諭不孝曰爾父以家務殷繁不及就養官署以沒予

念之心愴且邊地苦寒非老年所宜不如看諸孫遊家園之爲愈勿用迎養爲也不孝捧書涕泣不忍再讀遂以情告撫軍代疏陳請決計歸養不意前任水部大工未竣復差監督而訃音忽至大司空以工務爲重執不請代叩閽無門肝腸寸裂墨衰從事淚眼欲枯賴先靈默佑　欽限未半即報完工得不隕越早奔故里望空長號慈容莫追嗚呼親生君食事之如一不孝一官碌碌既不能稍建尺寸即欲母子聚首伏處田間以自解免於不忠不孝之尤而亦不可得此所以痛心疾首而愈不能不抱恨於終天也吾母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亥時卒於

皇清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亥時恭遇　覃恩勅封太孺人再　誥封太宜人子一即不孝端己亥進士任按察使司僉事分巡陝西神木道娶邑庠生戴君貺女封宜人一弟一妹皆早夭異母弟五瑞嵩諦鰞禧例得並書男孫四長知寵聘國學生鮑人龍女次知貴聘丁未進士修武縣知縣宋師祁女次知德未聘次知芳聘辛丑進士李履祥姪邑庠生李璟女女孫四長適己丑進士鳳陽府推官龍起潛男庠生龍元樸次適庚戌進士臨淮縣知縣陳宗彝男庠生陳庭玗病亡次適辛丑進士青城縣知縣周根郃男庠生周書一尚幼未聘將以康熙十七

年十二月十九日與先嚴合葬於本邑棗强城南四十里小營村東祖塋之次念先大夫旣已自作誌銘今義不敢諉泣陳大畧以附于末云因爲銘曰敬姜垂範仲郢和丸嗟哉吾母無愧前賢聿登耆壽安土是遷鬱鬱佳城於萬斯年

台州祈雨告社稷文 并引

先是台郡祈晴禱雨大抵奔走於二氏與巫蠱之祠幸而應則廢人事不幸而不應則飾鬼謀積漸使然非一日矣余謂非鬼而祭無解於諂人事聿脩神休斯至祀典所不載者無所用吾禱時政有未合者與諸君子共勉之如是雖不求二氏不事巫蠱祈年方社以薦德馨神其吐之乎遂爲文而告之詞曰

維 皇清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台郡三春霪雨二麥不登入夏乾暵秋成失望浙江按察使司分巡台州巡海道僉事鄭端率屬念咎爲民請命將敬禱於百神念莫

先於社稷蓋社實五土之祇而配以后土勾龍氏稷乃原
隰之祇而配以后稷周棄氏風師雨師爲箕畢二宿雷神
與雨師同壇共祭傳之歷代垂爲典制　本朝定鼎損
益舊章先聖先師而外惟是五者命有司歲舉祀事遠相
沿既久吏怠於事姑無論昭格之誠有所未至卽壇壝時
日牲幣器服登降饋奠品節儀文亦多不能舉其名數者
甚至剪伐之餘頹垣敗壁蛇鼠狐狸縱橫竄伏糾結蔓引
不可驅除而其所崇飾敬事者反在於老子釋氏之祠與
妖妄淫昏之鬼欲以此格明神召和氣以祈年穀此必不
得之數矣然罪在吏職之不脩而民無與也今旱旣太甚
粒食必闕四境六縣所恃以爲生者蕩析無餘其老弱將
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之四方或爲盜賊以爭旦
夕之命昔之日民困於吏神賜以年故僅能保其室家今
民之困於吏猶昔也乃吝此嘉澤枯此禾稼令其顚沛流
離饑餓以死其偶幸不死者又將自相殘賊而不悟彼官
於此土者旣難逃其責矣爲明神者亦忍於坐視而不救
是尚何望哉今端等不肖以今之吏事自處共棄前非與
神爲誓脩身奉法視百姓如赤子國事如家事有狥私廢
公貪墨無恥姦險刻薄者是負　君親也是獲罪於
天也明神奉天行事速奪其魄災及其身勿令暴戾之

氣上干天和招害殃民至於端者更有激揚之責三令以後奉法從事倘畏强禦侮鰥寡黨惡蔽賢者亦如之伏惟鑒此微誠速賜甘澤四野沾足民天有賴吏得息肩人歌樂土脩廢舉墜勉効將來惟神有靈其許我乎謹告

祭甯太母文

嗚呼天下凡事固不可以僞爲而忠孝大節尤不可以襲取無其實而託其名雖塗飾於目前究畢露於旋踵情現勢屈跬步難行惟有實心者能爲實事進可以光大庭退可以慊幽獨其眞氣足以格君親信友朋而一時之升沉顯晦有不能定其生平者吾於太母之教子而不覺重有感也吾友元著爲名侍御太母之令嗣也歲在丁酉同舉於鄉已亥成進士同讀中祕書後吾友轉侍御正色立朝吾碌碌郎署十年不謂吾友不以爲不肖卽太母亦視如已子飲之食之恩勤有加庚戌之秋出視黔陽學政路過

平干登堂拜母愴然久之蓋彼時先奉政春秋既高慈幃
止育不肖一人門閭之情較他人爲倍甚而侍御公方效
萊舞於膝下同爲人子一依一違太母亦代爲傷心歲未
及半先奉政果見背奔喪回里仍過平干再登堂拜母而
余母雖稱未亡人家居尚無恙吾友先丁太翁憂讀禮尚
未終兩嚴君捐館兩慈母在堂兩子相見且悲且憶恍如
隔世甲寅之春吾友以直諫獲嚴譴奉母回籍余仗策從
軍又過平干復登堂拜母而余母猶幸無恙然較之太母
年漸高氣漸衰廹於　功令不得已遠離膝下窺太母意
亦甚不忍余有此行然事已莫挽無可奈何抵任甫數月

力請終養已繕疏具題又以舊件留滯部署此後十有餘
年不及再登母堂其得見太母即止於此日而事余母亦
止於此年矣嗚呼痛哉余求友於天下豈止歲行之兩周
而侍御之與不肖則數十年如一日風雨晦明交相磨切
自謂誼比古人獨其事生則承意養志必誠必敬送死則
盡情盡禮不肖當高堂垂白而馳驅四方嚴慈永歸則遠
在天末既留恨於吾親實有愧於吾友乃尸位素餐碌碌
風塵猶且二十餘年若吾友直聲既動　當宁心迹久
信朋輩推轂有人安車就道將在大事克勳之後　朝廷
有臣太母有子眞可含笑於九京矣至於孝姑佐夫成家

睦族諸內政其得於耳目與聞之吾友者每用以教吾家而闔範可師宛然如昨猶子之思其曷能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姊文

嗚呼吾姊而竟逝耶吾　父生吾兄弟六人姊妹四人余於兄弟居長而姊氏於姊妹爲最後兄弟俱無恙長姊于歸不數年卽早夭余不及見所存者惟姊氏三人余生也晚　父母愛之甚姊氏亦愛之甚姊長余二十餘歲育一甥與余同年齒姊氏三人俱早寡公姑又俱早喪　父母憐之每食養於吾家而四姊尤孤苦在吾家之時爲更多吳甥旣與余同年齒又同筆研蓋未嘗一日離也嗚呼痛哉二姊已先逝韓甥亦先歿余宦遊在外俱不及面訣今四姊於去臘念四日又一病不起余在星沙遲至今歲四

月初六日始聞訃適遇調補江蘇之命僕僕道路及到新任時已仲冬然後親製祭文遣役跪讀柩前以伸余哀嗚呼痛哉生不能一言永訣死不能撫棺長號又不敢繞道以弔孤兒李英公貴爲僕射爲姊煮粥火焚其鬚至今傳爲美談余雖欲爲姊煮粥可復得乎徒有鬚眉實愧古人多矣昨過里門幸得見三姊與周甥甥雖多病而姊尚强飯無恙覩生念死不覺涕泗之横流也嗚呼痛哉姊氏享年七十有四已踰古稀余又何悲悲姊氏年未三十而寡一子一女俱各成家皆姊氏辛苦經營而女忽中道病廢先姊氏一月而歿哭之過痛致傷其生苦節數十年而末路所遭更不幸爲深可悲耳嗚呼哀哉尚饗

履歷

直隸眞定府棗强縣人由己亥科進士於順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於本年十月十三日到任順治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散館隨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補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於本年十月初六日到任康熙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陞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於本年閏四月初六日到任康熙七年三月十二日陞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十三日到任康熙九年閏二月初四日陞貴州提學道按察司僉事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康熙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在任聞訃丁父憂六月初六日回

籍守制康熙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服滿具文起復康熙
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接到部給執照赴四川督撫處候
用於十四年二月內奉部議改於陝西補用九月初五日
親投執照於陝西總督部院於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補神
木道十八日領劄付又蒙總督部院示諭據呈該道以副
使職銜入疏題於本月二十八日由西安府赴任於四月
二十六日到神木任事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准布政司照
會部議仍以僉事補授陝西按察使司分巡榆林東路道
將到任日期另擬送司遂擬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
隨經布政司移回另擬奉文之後到任又擬於本年七月
二十一日到任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賫　表事竣回神
木任爲遵　旨具題事撤回工部復差兩窰於七月初
五日交代十九日起程赴京十月十八日到部十一月十
四日聞訃丁母憂奉　旨工完方令回籍十七年正月
十五日到兩窰任四月二十三日報完五月十四日
命下十五日起行二十日回籍康熙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服滿本日具呈本縣起復到部於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簽補河南管河道總河另　題陞祖文明部議扣除另補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簽補浙江分巡台州巡海道二
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到任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陞陝

西分守涼莊道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臨鞏布政司到任
初九日涼州到任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陞授湖廣湖南
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二
十七年二月內陞授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
使本年五月初五日到任康熙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陞補偏沅巡撫本年九月初三日到任康熙二十九年六
月內調補江寧巡撫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

先大人生於明崇禎己卯年五月初一日未時康熙
壬申年五月初四日辰時卒于江寧撫署享年五十
四歲男知寵等敬識

先大人見背時知芳年十九前此隨任吳楚受業蒙
師　大人政事文章不知留意其散失遺忘多矣猶
記自安徽藩司陞任偏沅巡撫乘舟西上知芳及仲
兄隨　大人舟中有客言及陞任事　大人曰此滿
洲將軍某公所特薦也歲戊辰湖北兵變
上命將軍某自江寧統兵往討　大人以迎候失將軍意
及晉謁公所將軍與署總督事總漕王公南面坐
大人西面坐臬司及道府等官各以次東西坐將軍
曰本
命統兵江上如何不備渡船　大人曰此驛傳道之責非

本司事也將軍曰爾藩司耳見將軍如何不席地坐
大人遂歷引　本朝儀注答之曰禮當椅坐也將
軍語塞不勝忿總漕王公素知　大人氣剛不可勢
屈遽起司道等皆起和言勸解各散去　大人思將
軍怒不解必將以軍機中傷乘夜查舊例將應支餉
銀逐項清封訖方就枕老吏皆謂彼應支提何須預
備　大人叱之曰用兵之際可以常例拘乎果未質
明遽以令箭提餉立刻應之將軍大駭及散餉滿兵
歡呼鼓舞曰自藩司到任銀米以時毫不虧欠也將
軍語所親曰滿兵亦歸心藩司乎然意終不釋統兵
去途中經過府縣有伊親暱即詢索　大人過失不
可得且同聲稱頌如一口乃大悔曰吾幾失人果爾
吾歸向
皇上力薦之次年已巳
皇上南巡面詢督撫
御書奬諭未幾遂有巡撫偏沅之
命此知芳與仲兄在舟中所共聞也及調補江蘇郭華野
先生以言事得罪發江蘇巡撫質審前任吳江縣事
一日午飯後　大人召知芳至室中曰郭某　朝廷
直臣也今得罪伊前任事需銀二千餘兩乃可結伊

力不能吾欲代彼完納孺子以爲何如 知芳遂力言
其可 大人笑而頷之 大人素愼密遊宦數十年
政事概不謀及妻子以此下詢蓋欲觀 知芳志趨耳
今年冬編輯 大人遺文追想昔年恍如隔世 知芳
既不肖不克副 大人期望卽嘉言懿行亦不能記
錄無遺偶憶二事用識簡末以示子孫吾子孫其世
世守此志也戊戌季冬男 知芳 敬識

北京圖書館藏

北京古籍保护中心